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一

周易上經

○東萊呂氏音訓曰案前漢藝文志易經十

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舊冢者

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

象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

遠國也然則戰國時易固分上下經矣繫辭上傳曰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則上下二

篇也然則孔子時易固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

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作周易之時近世晁氏編古

周易乃合而為一旦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其



元

董真卿

撰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

一

考之不詳哉 **集解** 朱子曰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

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衷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

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著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

**附錄**

朱子語問伏羲始畫八卦其乃復孔氏之舊云

抑伏羲已自畫了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伏羲已有六畫矣如何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曰伏羲以上但有此六畫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

以辭董銖問交易變易如何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

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

易便是對待底黃義剛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正是筮占之法交易

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呂煇

**纂註**

程氏曰周者著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真氏曰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月來

寒往暑來晝夜昏明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

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道也○雙湖先生曰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雙湖先生曰

案古易之亂肇自費直繼以鄭玄而成於王弼古易之復始自元豐汲郡呂氏微仲建中靖國嵩山晁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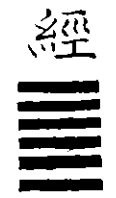
以道繼之最後東萊先生又為之更定實與微仲本暗合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蓋偶未之見也晁氏謂

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然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



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  
 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  
 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  
 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為艮巽變為兌首  
 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  
 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卦首  
 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又曰孔氏  
 正義曰子夏傳云雖分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後  
 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  
 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之字雖起於後其  
 稱經之理又在於前矣○胡氏炳文曰上經首乾坤  
 氣化之始也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下經首咸  
 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為損益見天  
 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下經終坎離既未濟又  
 見乾坤中爻之交而中男女之交不交程朱子變易  
 交易之義深矣○王氏希旦曰善讀易者須要識得

聖人畫卦作易來處无非太極河圖理數自然之妙  
 則繫辭啟蒙是其機括又須分別四聖之易通卦名  
 義然後以本義程傳相參攷沿流沂源由縕探精分  
 合看之遠近取之則數陳象列言盡理得上極天地  
 自然之易於是始信易與天地準窮理盡性開物成  
 務內聖外王之學備於斯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  
 鬼神之與  
 豈欺我哉



乾下 乾元亨利貞 ○音訓乾陸德明釋文竭然  
 反亨陸氏曰許庚反卦德也

訓集解

程子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  
 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

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  
 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  
 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之妙用一无用字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

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朱子曰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于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

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附錄**程子語讀易須先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倣此

亨利貞四德闕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揚迪乾坤古无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語錄○朱子語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先生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包內皆天之氣坤便有箇開合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觀之蒸飯扇觀坤風與蒸乾之氣也方人傑天地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數便在其間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也錄問六十四卦名不知是伏羲名抑文王所立曰不可考錄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

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  
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考有羅田宰吳  
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則猶可  
言屯蒙之類若先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  
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楊道夫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是  
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蓋其中有  
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銖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  
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  
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  
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虚心玩味各隨本文之  
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  
主張答趙彥輔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  
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大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  
畢竟本皆占辭也 吳必大易中多言貞如利貞貞吉利  
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貞 潘時舉易中只言利貞未嘗  
言不利貞亦未嘗言不利貞 必大貞固是固得恰好如

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人傑問程子  
傳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  
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  
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  
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  
四為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  
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  
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隨它所見去但  
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  
處便曉他不得 替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健也健體  
是性健之用是情黃帝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  
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  
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  
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直到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  
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  
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直其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

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  
 闕而已又問如此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 蔣樵  
 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  
 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只  
 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  
 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  
 流无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  
 斷然不息 龔蓋卿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  
 箇道理陰陽自是一氣言之只是一箇物若做兩箇物  
 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箇物事林學蒙問乾者天  
 之性情曰是天愛恁地健地愛恁地順問天專言  
 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蒼  
 便是說形體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  
 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林夔孫問天專言之則道也  
 天且弗違是也此語何謂曰程子此語熹亦未敢以為

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  
 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  
 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  
 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  
 性何以能如此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  
 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  
 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  
 能到也因舉莊子執主宰是孰網維是一段而曰它也  
 見得這道理周備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則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  
 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又曰功用言其氣也  
 妙用言其理也又曰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无迹底又  
 曰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精者 問黃先之易說因  
 曰伊川好意思固不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  
 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

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葉賀孫問乾元亨利貞注云是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才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說也道夫正字不能盡貞字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道夫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或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意纂註孔氏曰思只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耳道夫

纂註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人也○蔡氏曰卦者事物之質也原事物之始要事物之終以為質也爻者效也效事物

之時而動也○希夷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有四不立文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馬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復知有畫矣○李氏舜臣曰方一陰之生於時為午於節為夏至陰氣之所激宜其為夏也一陰之氣萌於地下時為子於節為冬至陽氣之所激宜其為熱也而反寒蓋一陰之氣萌於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於地故熱一陽之氣萌於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於外故寒此陰陽之氣自下而上而六畫象之非聖人之私意也○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東萊呂氏曰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舜濬哲文明○方氏曰案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七卦同辭文王作彖辭本只謂占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貞孔子作彖傳於它卦皆以大亨利於貞為義於乾獨作四德說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

以當之本大本字本貞无所不利不用戒辭故變例以四德釋之。○馮氏椅曰筮得六位之辭皆七者以此卦下之辭占之又曰朱子本義謂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或疑辭變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今專以占筮言易可乎曰人心皆有此易聖人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不待占而已知來物故其以言以動以制器无非易也然或有大疑則決之以箸龜舜有官占洪範有稽疑周官太卜筮人初不廢此夫百姓日用而不知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設教焉可誣也。○雙湖先生曰文王序卦後以伏羲易但有卦畫无文字遂於逐卦下作為卦辭名之曰彖辭左傳名之曰繇辭如乾卦元亨利貞坤卦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是也所以首乾次坤者蓋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上下之分以紀綱人極今觀乾坤二卦彖辭利貞安貞吉之訓可以見文王之心矣要之彖辭只是卜筮占決之辭亦多取象及卦變大抵皆因占以寓教如言利貞不言

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之類貞便是一箇正固底道理又曰聖人之道雖四聖人之教本一一者何占是也故占筮之頃辭變象因可觀玩而言動制器固在其中也矣此正聖人之精意所寓何疑之有。○愚案卦畫下所書上下兩體卦名始於費氏分注大象傳之上不與經連至鄭氏移置各卦六畫之下朱子本義因之此擺脫今易不盡處此編經傳正文未合古易者以程傳故爾見呂氏音訓讀者詳之

**初九潛龍勿用**

○音訓爻下辭謂之象唐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諸說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龍陸氏曰喻陽氣及聖人

**集解**

程子曰下爻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



養以俟時潛捷鹽反○朱子曰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附錄** 程子語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也○朱子語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於圖書定於四象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以圖書論之虛中為太極奇偶各二十為兩儀而為四象者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以畫卦言之自太極生兩儀一為陽二為陰陽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謂之少陰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陽居四而含六少陰居五而含五少陽居六而含四太陽居七而含三少陰居八而含二少陽居九而含一

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以揲著論之參天兩地而倚數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為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九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六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為四則其過揲者四八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一為二則其過揲者四七而為二十

八矣又曰七八九六之用於著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或專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矣著卦考誤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凡占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

答方士繇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之時須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會必須有咎賀孫初九潛龍勿用只是取象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上面生義理以初

九當潛龍勿用之意是箇甚麼如何會勿用試討箇人來看沈憫聖人作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他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說易須是添一重卜筮之意自然通透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文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邵浩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是入位等字說得大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淨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位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基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邪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答學蒙易如

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托謂不惹蔡註蔡氏著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所不包蔡註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為位之陰陽九六為爻之陰陽又曰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始又曰潛象初龍象九○程氏曰初九有初則有終以時言之有上則有下以位言之有二三四五則有一六以數言之三者皆互見也又曰水經龍以秋日為夜埤雅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聖人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如此○李氏曰父曰龍鱗八十一為九九之數亦以象乾也○馮氏當可曰居下而欲為上禍斯及之矣時方潛藏而欲發泄所謂反時為裁也○李氏過曰乾純陽龍陽物而能變故象乾○李氏舜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乾

體之健其潛見惕躍飛亢者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迹也  
 ○雙湖先生曰乾六爻取六龍象固以純陽之物而象  
 純陽之爻然亦實取其變也龍之為物靈變不測能大  
 能小能隱能見潛則入于淵飛則升于天亦猶乾為純  
 陽之卦若其動而變則六爻可變三十七爻八爻真活  
 動不拘爾○王氏安石曰龍行天物故象乾馬行地物  
 故象坤○沈氏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言潛龍  
 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履霜堅冰則防小人之易  
 長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音訓見陸氏曰賢遍反

### 集解

程子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  
 象同利見陸如字下皆同

### 集解

程子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  
 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

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  
 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  
 德相應○朱子曰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  
 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

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  
 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  
 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  
 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  
 大人  
**附錄** 程子語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  
 固存在上者在下者李籲○朱子語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  
 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義剛其他爻象占者當之唯九

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得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  
 則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

是龍之在那亢旱處宅所以說乾乾夕惕只此意六  
 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

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眾人得  
 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亦

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文當一事則三百八十  
 四爻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

却德地說纂註 李氏開曰二為地上故曰田○李氏舜  
並冕淵 臣曰田者象聖人應世之迹龍豈真在

是起○郭氏忠孝曰大人者其道大之人也乾德以大  
為主故曰大人○許氏曰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

健是剛健之至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  
若此其於職任有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

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况  
九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皆无悔咎而有應

者尤為美也○雙胡先生曰馬氏解同人六二為人位  
以三畫卦論則二五大人亦取三畫卦矣見取離位目

象又曰利有三義有不言所利有不利有利往利涉  
利永貞為逐事之利又有不利有無攸利看來元亨利

貞若作四德解則利字重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作占辭解則利字又輕

厲无咎 ○音訓惕陸宅歷反厲陸力世反晁說之曰說  
文作夤敬惕也易夕惕若夤籀作夤无陸曰易

內皆作 集解 程子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  
此字 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立德升聞時也日夕  
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  
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

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咎其九反○朱子曰九陽爻三  
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

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 附錄 程子  
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語問

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  
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

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失終日乾乾未盡得易  
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

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理不如此迪○朱子語問九  
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彊

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厲若而已言有  
乾乾惕厲之象也廖德明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 十三



點而惕然恐懼蓋凡以如言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日乾乾夕惕若雖  
 危無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  
 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  
 做得舜禹事使人傑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比例如  
 頤復厲无咎是也焯厲多是陽爻說淵无咎是上不至  
 於吉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子焯祖道因論易道舉乾  
 九三終日乾乾是君子終日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  
 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音嘗有人問  
 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  
 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  
 及到程子解易却有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  
 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  
 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  
 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惕

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  
 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也曾祖道問乾  
 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  
 時而惕雖聖人亦嘗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  
 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  
 用臣有臣之用云云說得極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  
 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甚守令之卦者且古時  
 何嘗有守令皆不可曉以熹觀之無問聖人與凡庶但  
 當著此爻便用纂註孔氏曰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  
 兢兢惕惕人傑用纂註王氏大賢曰三離位剛動於離之  
 終終日夕惕之象離象日初為朝二為晝三為夕○蔡  
 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許氏曰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與其有才也故諄諄  
 然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  
 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王氏曰凡言无  
 咎者本皆有咎也處得其道故得无咎也○龔氏曰君

子九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終夕亦三象日之終也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彊不息成謹恐懼可以免咎故曰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然此非龍之所可為故以君子言之○馮氏椅曰終卦之終陽氣充滿於世之象直以人事言之亦象也君子告筮者若語辭猶曰如曰然无今無字天傾西北故文從天屈西北咎文從人從各相違也違則相尤說文災也洪範休咎之義又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言聖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若以聖人言之天下之望絕矣故自二五大人之外止言君子使天下之為父為夫為子者皆可勉而至也又曰易為天下作故為設為謹懼戒謹之辭所以立教也○王氏宗傳曰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曰終日坤之三曰有終○雙湖先生曰一卦六位初三五為位之陽二四上為位之陰則下體初二三之位有離象上體四五上之位有坎象乃六十四卦之通例此爻終日夕分明以

離位取象若諸爻皆象龍三獨不象龍者蓋初二為地地則龍之下位五上為天天則龍之上位三四為人位則非龍之所據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重人道故象之以君子三人位以剛居剛則為正人故自有君子之象四將離乎人位故可以躍言矣况六爻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隆山李氏謂乾乃天之真性龍則乾象之似以其本真而易其似尤致意也要之六爻其象皆龍而德則皆君子矣又曰案李衡云无咎之義有三有善補而無咎者有過由已作无所歸咎者亦有狗節遇凶不可責以咎者**九四或躍**  
**在淵无咎集解**程子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

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躍羊灼反○朱子曰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

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附錄程子語問胡先生解九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便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朱子語或問在淵淵是通處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一躍則飛上天必大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无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淵或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不知可以如此說否先生曰人之看易不可恁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指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邪金去偽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為玄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如此曰此是

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他皆放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象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无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此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鉢問伊川易傳如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故好看答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潔淨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據熹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潔淨精微它那句話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而今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它只是懸空說

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潔淨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

**纂註** 程氏曰示人而已都元後來許多勞攘說話備

稱龍本爻即上文知其為龍也亦猶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稱藩決不羸是也○丘氏曰九為陽陽動故言躍四為陰陰虛故象淵○毛氏曰躍者飛之漸或者未必然之辭○雙湖先生曰九四當坎位之初又在

下體之上故有躍淵象○沈氏曰或躍者九之陽爻在淵者四之陰位○易氏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淵卑於田二言在田今反謂之在淵者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許氏曰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

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九五飛龍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雖不正猶吉也

### 在天利見大人集解

程子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

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朱子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

### 附錄

朱子

人耳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語先生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占得飛龍卦便利見大德之入輝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為飛以萬物覩解利

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道大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見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



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得用也先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銖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則九五九二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自當之矣淵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看來易本是卜筮之書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庶人自有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何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賀孫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九二之德占德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

若常人无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而人以爻與占者相為賓纂註楊氏萬里曰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主也纂註而在天之象也○李氏舜臣曰乾之六龍獨

取君象潛見躍飛其迹不同同此一龍耳向以大人之德為一世之所利見今以大人之德為天下之所利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孝氏過曰人心所見見已在二矣况正九五之位乎○雙湖先生曰飛見取互離位象天五上為天象○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无悔吝唯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上九亢龍有悔集解**程子曰九五者位之極厲有號咷**上九亢龍有悔集解**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于亢極則有悔矣有過則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亢苦浪反○朱子

曰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附錄語上  
 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爻  
 最是易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  
 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盛極之時須  
 交付與舜若不得箇舜便交付與它否則堯之後天下  
 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話多以盛滿  
 為戒如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  
 之交看 **纂註** 馮氏椅曰陽氣極於天而忘返亢極於上  
 賀孫 者能變而不至於極則悔亡又曰當悔而不悔則凶當  
 悔而知悔則吉○張氏汝弼曰天地之道以六陽遞相  
 往來生成萬物而无窮也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  
 而推之苟不能窮上返下以知變是之謂亢非久而不  
 窮之道也郭氏雍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  
 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

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  
 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徐氏曰堯老  
 而舜攝極則變變則通此无悔之道也楊氏曰龍之潛  
 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  
 見之吉○李氏曰乾陽物也消息盈虛有時龍陽類也  
 潛見飛躍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升降進退亦有時爻序  
 可知也○雙湖先生曰案李衡云悔者過而知之能自  
 克責之名也故其咎不大繫辭曰小疵是也曰悔亡者  
 本皆有悔能自修改其悔乃亡曰无悔者其義有知幾  
 識變防於未然得无悔者有頑然作非不以為悔者有  
 獨善高潔无與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集解** 程子曰用九  
 於世以免悔者 **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  
**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  
**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朱子曰用九言凡筮得陽**  
**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

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  
 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  
 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  
 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  
 辭北馬之貞先迷後  
**附錄** 程子語荆公言用九只在  
 得東北喪朋之意 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  
 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  
 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  
 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為首六爻皆  
 同張繹○朱子語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  
 這却是不變的他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  
 上面彖辭用九蓋是說變底淵問見羣龍无首吉伊川  
 之意似云用剛陽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  
 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熹  
 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  
 龍為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

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  
 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言方用得以下  
 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劉砥又曰如歐說蓋為卜筮言所  
 以須著有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无此也得銖問乾  
 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  
 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  
 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  
 八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  
 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而六爻  
 皆變則為陽 用九用六當從歐公為揲著變卦之凡  
 類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六陰爻百九十二  
 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  
 首故就此發之又當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  
 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所爻占其所  
 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  
 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

所利也。荅虞大中後漢魏伯陽參同契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也。六虛者，即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備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它是不得那用九用六之說。淵羣龍无首，這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无頭底。淵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是一无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這坤却不得見它元貞，只得永貞，坤本卦固有元亨，變卦却无淵伯豐問如何便是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只是无首，所以言牝馬之貞。纂註：歐陽公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元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

則餘可知耳。○蔡氏曰：羣龍六龍也，六爻皆老陽，則變而之坤矣。首先也，坤先迷，故不可為首。○游氏曰：揲著之法，數過九六則變，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伎術。如此其說，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雙湖先生曰：文王於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耳。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為父為玉為金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於紛紜之多端也。大抵易莫難於象，象明則占煥而辭變，亦有不能通者矣。沙隨謂易以道義配禍福，最有補於世教，使小人盜賊不得竊取，而用但京郭反為得正而斃者，若謂草玄美新為亂常。



則後世雖有子雲亦必不能復解嘲耳此不可无辨又曰吉有初吉中末不吉者有中吉初末不吉者有終吉初中不吉者有吉有它吉有大吉有元吉有大象傳○吉无咎有吉无不利其輕重居然可見也

訓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可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

**集解**

朱子曰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附錄朱子語易之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則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創為互體變卦五行

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博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无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无所關於義理之本然下无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說卦之作无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已具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忘之也易象

說熹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燁人看易若誓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燁王弼伊川於象底意思不可見纂註項氏曰卦有吉凶却只就它那象上推求道理淵善惡而大象元不善者如剝與明夷人君无用陰剝陽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暗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蒞眾凡此皆於凶中取吉也諸大象例皆然故大象與彖无同文者苟同義焉无所復用大象矣○毛氏文王設卦觀象至孔子大象專釋文言之所像者於卦爻之義初不相關其初本異卷是各一道也○龍氏仁天曰聖人引易道最切近於人事無如大象文○雙湖先生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毛氏云其初本異卷是各一道誠哉是言也看來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辭是釋伏羲卦當自為一類夫子三百八十四爻小象辭是釋周公文當又自為一類先儒釐正古易蓋

有未盡處也若夫子六十四卦大象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吳氏人傑曰或者謂聖人之書不當捨經稱傳案易經義云經者常也法也傳以傳述為義非必尊經而卑傳十易之文述而不作其體傳也其言經也豈害其為聖人之書乎况史稱孔子讀易而為之傳則傳也者孔子之所自名非後人名之也○愚案孔子翼易於大象傳所以釋伏羲六畫內外卦象故各發一以字以者何用之也則夫文王周公彖爻以後之傳无所不當用也此其凡例耳且繫辭下傳言象象爻三者之序甚明而先師胡氏生且謂大小象宜各自為類今故特取大象傳冠于諸傳之首於孔子之意庶有合乎或曰象述伏羲彖述文王而象在傳後唐孔氏謂象是孔子所述其首先文王乎是即王輔嗣變亂之本豈不知古易經傳初不相雜安有不肯先文王之事若然則不先文王為是先周公其可哉此經傳所以分而象彖爻

先後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音訓強反集解程子曰

解一卦之象又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為法

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

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

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

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

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

子法之不以入欲害其天附錄程子語乾體便是健及

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

然在其中矣周行已○朱子語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

昨日行一天也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

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人傑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行

健李季札問天行健如何曰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

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

陸其良反

卦下象

程子曰

○音訓強反

陸其良反

○音訓強反

陸其良反

陸其良反

陸其良反

陸其良反

陸其良反

欽定四庫全書

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  
息也輝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  
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倘健順剛柔之精  
者剛柔健順之粗者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  
之辭甘節如易之數乃是象占之數若舍象占而曰有  
得於辭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  
動心氣若只虛心以玩本文  
**纂註** 張子曰道行也所行  
自無勞心之害荅呂祖儉  
天道也○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  
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  
月不違仁是也○程子曰不言乾避斥尊也所以別它  
卦也又曰大象以德言則稱君子以政言之則稱后以  
創法言之則稱先王對下言之則稱上以繼統言之則  
稱大人此大略也○馮氏倚曰君子通上下言之欲人  
皆可以體乾也以者以此卦之義後並放此○丘氏曰  
自彊者體下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張氏汝明

曰乾坤坎離曰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象皆在上何  
也四卦者覆而无變體卦也故其象自體而起用震艮  
巽兌曰洊雷兼山隨風麗澤象皆在下何也四  
卦者覆而相變用卦也故其象攝用而歸之體  
**彖傳** ○  
訓卦下之辭為彖唐孔氏曰卦辭文王所作漢上朱震  
曰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  
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為言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子自謂如此非遜以出  
之之義也陸氏彖吐亂反斷也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  
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  
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  
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  
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為一爾今王弼註本首  
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卷亦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  
傳豐傳之名蓋弼所用者鄭氏本鄭氏既合彖傳象傳  
於經故合題之耳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



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註易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唐孔氏曰數十翼亦有多家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集解朱子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即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

象辭皆纂註雙湖先生曰文王卦下之辭如元亨利貞押韻錄纂註之類正是彖辭彖傳者乃孔子贊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已意以解伏羲卦不盡同於文王如乾卦辭文王即作占辭孔子自作四德又其間多說卦變此卦自某卦來皆孔子所自發文王間亦有之而不如此孔子之多○馮氏倚曰彖有聲韻如慶音羌古入文字類多此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音訓自大哉乾元以下彖之傳也鄭康

成合彖象於經故加象曰

**集解**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彖曰以別之諸卦皆然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而發明之而此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

**附錄**  
之子語彖辭極精說得卦德之始終故曰統天中情狀最出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

彖却是專說天道夫彖辭乃卜筮辭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答方士繇甘節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易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

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意意仁本生意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是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問乾元統天先生曰乾元只是天之性

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輝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淵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則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猶言性統形耳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纂註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答連嵩卿纂註蘭氏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元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沈氏曰資始者氣之始資生者形之始故皆謂之元而有施受倡和之方故以乾坤相配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音訓施

文同 **集解** 朱子曰此釋 **附錄** 程子語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釋○朱子語問雲行

雨施品物流行言元亨矣此未言利貞却提起纂註蔡終始為說為何也曰此終始說元亨所自顯子纂註氏曰彖者斷也卦之辭卦之斷也凡言彖者釋卦彖之辭天道流行雖有元亨利貞之分而其所以元間斷者實惟一元之運行故曰統天雲行雨施亨 **大明終始六位** 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天之見乎形也

**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集解** 朱子曰始即元也終謂貞

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附錄** 程子語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能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釋○朱子語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无窮

此所謂大明 **纂註** 張氏洽曰此聖人體乾之元亨也終始也

終始也

大明也以上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變化言之謂之六龍時成謂六龍所處之位各以其序而成也時乘謂乘時以動以此六陽之氣而控御乎天運也○余氏曰乾之六爻不皆龍象傳則蔽之以六龍聖人觀象命辭不如後世之拘也朱氏曰雲雨坎也大明離也乾卦而舉坎離者六爻天地相函坎離錯居坎離者天地之運也雲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離之往來也○耿氏曰統天統其體御天御其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程氏曰乘如乘車之乘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集解**

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

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附錄程子語維天之命於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乾道變化**

化各正性命恕也胡氏菴遺或問變與化何別曰變如萬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朱子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顯子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它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它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深得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渾全底義剛各正性命底便是乾道變化底

林賜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總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  
 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  
 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  
 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又問只管這一粒分去物  
 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  
 其性命之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  
 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  
 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  
 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打破其腹此箇物事便  
 散却便死變孫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氣  
 氤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  
 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无物矣輝保  
 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是大的萬物萬物是小底  
 天地周備問保合大和乃利貞先生云天之生物莫不  
 各有箇區別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  
 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

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  
 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成未成之際  
 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變化發  
 生之始此是元也到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  
 大則是亨矣能保合以全其大和之性則可利貞黃有  
 間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穉  
 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能生循環无窮德明梅葉初  
 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實為貞物生為元長為  
 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生是元長是貞收斂是  
 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无形只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  
 並節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  
 氣中兩箇不曾相離淵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  
 之者利也陰也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  
 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  
 為溫涼燥濕以方言言之為東西南北節元亨利貞仁義  
 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涵泳玩味儘好易

說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林恪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有貞之時有利之時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无次第曰發時无次第生時却有次第蕭佐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四端循環處若无這知便起這仁不得滿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易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温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節乾之四德元譬如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配之胸臆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藏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道夫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

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智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又曰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曰腎有兩龜蛇亦有兩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又曰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氣无始无終是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時之前又是昨日之亥无空缺時舒高元亨利貞无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易說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



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无間不貞則无以為元也銖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昨日是夏立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輝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化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者漸化變者頓變似少有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好纂註 耿氏曰乾短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通看乃好

陰陽者陰陽而已各正性命者陰陽之定分保合太和者也歛之不固則泄不以時凡雨雪不應水泉不收愆陽伏陰冬華春實皆天地之沴氣也故歛之於冬者萬物所以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集解 程子曰卦下之一元之止也

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天哉乾元贊乾元萬物之道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也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之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而萬國咸寧也○朱子曰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

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元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附錄** 程子語自古原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它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如一身仁頭其它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朱子語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智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它破大明終始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進退行藏潛龍便當隱去見龍時便當它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它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它元龍時這是在下

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淵問程易說大明終始處云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乘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抑說乾道明之耶先生曰此處說得果是鶴突但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各以時成見楊遵道錄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先生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即元終即貞蓋不終則无以為始不貞則无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潛見飛躍皆以其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與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與時成乘此六位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

也。鉢大明終始傳意自明白。其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揚遵道錄中一段語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耳。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二體但主心而言耳。答方士繇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賀孫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惻隱便須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元者

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不已也。故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物之發端而已。故止於一事。淵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大深。无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鉢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賀孫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德明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  
 為利為貞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  
 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固有在矣以用  
 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  
 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砥問天  
 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則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  
 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  
 成其形到得亨便是它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  
 收斂既无形迹又須復生至於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  
 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  
 及至寅又生它這箇只管轉運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  
 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  
 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  
 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

段發出道夫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揚宗範却說元  
 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  
 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 纂註 郭氏雜曰聖人知乾  
 畫是陰坤前三畫是陽淵 纂註 郭氏雜曰聖人知乾  
 彼故法其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其保合大和之  
 道以寧萬國此聖人法乾用九之用也○馮氏椅曰此  
 言聖人體利貞之 小象傳 ○音訓小象釋周公之辭如  
 德以安天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  
 象之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集解 程子曰陽氣在下君子  
 象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集解 處微未可用也○朱子

曰陽謂九 纂註 孔氏曰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所以明龍  
 下謂潛 纂註 即陽氣也○雙湖先生曰有理而後有

氣氣之始莫先於陰陽天地萬物何莫非陰陽之為者  
 夫子於乾初九爻小象曰陽在下也於坤初六爻小象  
 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於此蓋以六十四卦陰陽之  
 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為諸卦通例陰陽之名

一立而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  
 之稱亦由是而著矣○程氏曰小象叶聲韻故太玄測  
 亦有韻正義蓋於離爻論之陸德明大有九四哲字音  
 哲蓋不知有此當音制乃叶韻陽在下也下音戶進无  
 咎音咎單之各明辨哲也與明星晰晰同古人文字多  
 此類蓋韻皆借用不可不知也○愚案沙隨小象叶韻  
 發例於此正合今日編輯之意為是今易自坤以後六  
 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讀甚失孔子本  
 文故朱子本義語錄中多論叶韻而尤詳備見龍在田  
 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德施普也**  
陸始豉反  
**集解**  
程子曰見於地上德及物其施已普也  
**附錄**  
朱

語問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无所不被  
 矣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雍曰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於民之時也○馮氏  
 椅曰龍在田則雨澤膏潤之象故曰德施普也○易氏

曰初之陽在下者陽氣潛伏而未出於地二之德施  
 普者陽氣著見於地而普及於物此二爻地道也

**日乾乾反復道也**  
方服反本  
**集解**  
程子曰進退

也○朱子曰反復  
**附錄**  
程子語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

重復踐行之意  
 之中可進而上可退  
 而下故言反復  
**纂註**  
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乎道

氏曰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事  
 而曰反復其道也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  
 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  
 將離入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  
 觀則天德之所為確乎能其事而已矣

**也集解**  
程子曰量可而進一有也字適其時則无咎  
**或躍在淵進无咎**

雖有為而未嘗為反復不能言矣



註

石氏曰爻辭但云或躍无咎夫子必謂須進乃如進字以斷其疑以進為无咎不進則有咎矣以進釋躍

進亦无咎而君子寧在淵也言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音

陸氏曰鄭祖早反為也王肅集解程子曰大人之為聖人一人字之事也

七到反就也劉歆父子作聚造猶作也纂註徐氏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

造釋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集解程子曰盈則變有悔也纂註

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元字不可久擇有悔字人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

无悔矣郭氏雜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也集解程子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朱子曰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

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附錄程子語文王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程子語文王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絢○朱子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

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遜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為

首若曰乾不為首則萬物何纂註單氏曰九陽也而能所資始而又誰為之首乎變故天用九以為德

其能變以其不可為首也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之德也天德不可為首指卦

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為物先用坤道也

傳音訓漢上朱子曰魏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

於經則朱氏之說是也陸氏曰文言文飾卦集解朱子曰

下之言也梁武帝云文王是文王之所制

周易會通 三十五

纂註

馮氏椅曰此錯雜彖象之

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  
 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言以文之故曰文言傳蓋孔子門人所題以誌篇目者也  
 ○朱氏曰錯雜彖象反復成文問答往來相錯亦文也  
 ○蔡氏曰文飾也言辭也文飾彖象之辭以盡彖象之意乾坤居衆卦之首故特詳之而餘卦可以例推也  
 ○雙湖先生曰朱子五贊中謂孔子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切意彖象繫辭說卦雜卦專論象數乃用易之例惟乾坤文言純以義理發之其次則序卦只用卦名發其次序之義而不及象數也又文言辨曰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為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為疑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者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日皆大象取者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震

驚百里即雷也離雖取象於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漸四爻離日離豐之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火宅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於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辭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元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於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復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於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於獲麟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為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於左傳乎抑左傳有取於易也又况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彷彿其文多出於自為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為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

於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為穆姜之語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衆以明之一時不暇詳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為夫子以前之入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為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於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并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它經无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於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衆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為惑故不得不辨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

○音訓元者長之長陸丁文反漢上朱氏曰說者引穆姜誦隨繇之辭疑非孔子之言案司馬遷謂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信斯言也彖象卦言古有之矣孔子序之繫之說之文之而已文言者

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考之刪改者二增易者六則古有是言孔子文之為信然矣幹陸集解程子曰它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古早反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附錄程子語天地之大德曰天地網緼萬物立者也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入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邪絢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入關錄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語解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釋○朱子語元者天地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際純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都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道夫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

曰元者善之長德明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憫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時舉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者別做一物也荅呂祖僉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元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无二也此段疑有誤字荅何編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徐寓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也生也輔廣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

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  
 用功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答呂祖儉亨者  
 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无一物不得其美故  
 曰嘉之會也必大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  
 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  
 會期會也易說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  
 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  
 為處處皆要好不好特是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  
 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燁問亨者嘉之  
 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萬物發生未  
 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  
 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  
 禮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易說  
 孔子於文言只說禮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  
 和為利蓋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燁先  
 生云義者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

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  
 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易  
 說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  
 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  
 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  
 求也去偽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  
 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易說利者義之和義  
 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  
 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倘利者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  
 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  
 則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身便是不義不義  
 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却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爾  
 得爾底我底我自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  
 上下相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有開義



是那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若只理會和却是從中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易說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 義之和即是中節義有箇分至於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施學喻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云如何說可學云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无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是夏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鄭可學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注又云一本嘉字重會字輕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重會字却重護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易說

纂註

馮氏曰以長言元義以會釋亨義以和釋利義以幹釋貞義○蔡氏曰長如長子之長幹猶骨常存事所以立事也○沈氏曰義與利以人心言之則義為天理利為人欲自天理言之則利者義之宜義者利之理非二物也公天下之利則舉天下萬物各正其性命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音訓 體仁陸

董本作體信 集解 程子曰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道而效之 附錄 朱子語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謂之體 體便都是仁也 易說體仁如體物相似仁

在那人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只是箇道理須著這仁方體得它做得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不是易說

問伊川解體人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

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亦未安否先生云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之說不欲辨它不

周易會通

是只自曉得纂註李氏舜臣曰元者何仁也果木之實便了易說

本而生物之元也○游氏曰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嘉

會足以合禮集解程子曰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

乎附錄朱子語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那禮在然能如此則

便能合禮淵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嘉會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會字說萬

物一齊發見在這裏處得盡是謂之嘉會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淵問亨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

合禮嘗讀程傳其義未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无有不美便是亨如自春至夏无一物不豐盈便是亨遂若

一物如此它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須是衆美合聚方可謂之嘉會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

謂嘉其會聚此嘉字却說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輕說底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也謂如在人一

言之美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无一纂註言一行不美都无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必大

雷氏曰嘉美會於中而其利物足以和義○音訓利物德充實然後動與禮合

荀陸作集解程子曰和於義乃能利物者乎附錄朱子語利之

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

利便是利處事物莫不皆然易說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

利此乃是和處也時舉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有和顯子利物足以和

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為慘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得天下之心必散財

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則利在義之外分截成  
 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  
 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  
 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无  
 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耳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  
 箇和既曰義者利之和却曰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  
 不足以和其義也謨黃帝問利物足以和義便有箇分  
 別當其分時覺得似不和及各得其所物皆利是乃和  
 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子子分別如此則君得其所以  
 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  
 以為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  
 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  
 所以和其義耳必大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  
 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  
 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

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義便是利之和處程子當初  
 此處亦未解得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  
 義之和句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  
 分別萬物後各止其所却是和而生於不義義則无  
 不和和則无利矣貞固足以幹事集解程子曰貞一作正固  
 子曰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  
 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附錄朱子語貞固  
 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附錄

朱子語貞固足以幹事幹

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守之貞固在事  
 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貞固便植  
 立不起自然倒了謨萬人傑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  
 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說了屬北方者便着用兩  
 字方能盡之必大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  
 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為體是何如先生

然也只得恁地說煇問體仁長解云以仁為體是何如先生只說得我今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易說趙師却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无不在也以見物物皆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而不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將幹事猶言纂註張子曰仁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賀孫

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嘉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雙湖先生曰在乾為元亨利貞在君子為仁義禮智雖不言智而貞固者智之事也非智及安能貞固此仁智交接即貞下起元之義也○愚案朱子謂屬北方者便着

用兩字方能盡之幼時聞先君子之言曰北方天氣之終始有分別之義故北字篆文兩人相背至於四端五臟四獸屬北方者皆北方者皆兩東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時為冬亦與春為交接四德為貞亦貞下起元十二辰為亥子六十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集

四卦為坤復

解程子曰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朱子曰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一節第申彖

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附錄朱子語故曰乾元亨利貞它

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利貞天道也入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蓋卿元亨是

大通利貞是收斂性情道夫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

義禮智答云此語甚穩當易說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

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

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

生理皆始於此眾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

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

嘉會眾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

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

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

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為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美其所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使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正也知其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

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榦直曰幹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銖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癢疴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通有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義者利之和合於義則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首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類墮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答云嘉之會眾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會其會則可以合於禮其如



動容周旋无不中禮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制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幹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裁謂之楨幹此可以識貞之理矣易說聖人作易本為卜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人只於卜筮上求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如乾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二事云占得此純乾之卦者大亨以貞也大亨言其吉然所利者須是貞此為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德元亨利貞文王以前本是謂筮得此卦只是大亨而利於守貞不分作四德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易與文王易自不同某嘗疑此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類牝馬之貞則發得甚纂註李氏舜臣曰乾道變化又曰君子行相似矣道夫纂註此四德者曰道者統而言之也曰德者分而言之故有四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

然要其極則一也

**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音訓今

成名今本有乎字陸氏曰一本作不成乎名遯陸徒頓反悶陸門遜反樂陸音洛確陸氏曰苦學反鄭云堅高之貌說文云高至拔陸氏曰蒲

**集解** 程子曰自此以下出也鄭云移也廣雅云出也

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

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朱子曰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

**附錄** 程子語樂則行之憂則違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私也劉絢○朱子語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確乎其不可拔

非專為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无  
 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淵伊川說乾之  
 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問時  
 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是  
 逐一理會過少問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落著不爾都是  
 恁地鶻突過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  
 无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宣聖人亦有待於  
 學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  
 聖人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  
 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  
 誠在聖人則為无斁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  
 裏面工夫无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纂註徐氏曰  
 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鍊  
 問者安土樂天也樂行憂違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  
 聖人之德從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

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入陽之舒也此樂  
 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  
 於已陰之翕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樂行憂違雖不疑  
 滯於物而所以立已者蓋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  
 者能之乎此其所以為潛龍也○馮氏曰亦以遠人故  
 人不我知所謂不見是於人也夫世不能易雖避去而  
 何憾名不可成雖非之而何損故皆无悶也○游氏曰  
 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  
 不易乎世者用捨在我故避世而无悶不成乎名者非  
 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  
 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  
 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

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

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君德也○音訓行陸下孟反邪陸似嗟反下集解

程子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  
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  
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  
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朱子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德亦  
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無數亦保之意言君子也  
者釋大人之附錄程子謹閑邪存其誠存如人有室垣  
為九二也牆不修不能防盜寇從東來逐之則  
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  
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入關錄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  
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  
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則是惡去惡則是善譬如門不出

便入豈出入內更別有一事也劉安節閑邪則誠自存  
而閑其邪者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  
矣暢大隱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  
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  
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  
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  
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不是主一也主一  
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却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  
一本无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入入關錄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笑能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  
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无他  
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非僻  
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同上如何是閑  
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呂大臨○朱子語夫  
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所以說箇君德也

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德却有君德所以做大人淵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德慙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數亦保輝常言厥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淵問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如此已自好又曰閑邪存其誠何也先生云此是无數亦保輝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迫他入來此正是无數亦保之意倘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存誠而已雖曰无過然而不閑則有過矣倘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易說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它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著氣力又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變孫問閑邪則固一矣言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得邪在這裏要去閑也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

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便自不能入面有賊今夜用須防它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纂註龔氏曰在田所以善世居下體之中說防賊賀孫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飛龍在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惑上則悔夫乾天德聖人之事也必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乎○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存其誠而已○蘭氏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李氏過曰此正誠意之學也正心誠意即治國平天下之事○馮氏椅曰嘗謂大易一書萬世人主聖學之用而純乾一卦萬世人主聖學之源也大抵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者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亦每言誠敬出於此○李氏舜臣曰乾畫一一則誠坤畫虛虛則生敬故九二言誠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心畫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音訓幾陸氏曰既依反理初始微名幾集解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

哉唯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

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一无後

字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

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

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无一

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

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

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

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附錄程子語忠信所以進德何

為忠信也大臨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

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

理則謂之道修其道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

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

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

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微上徹下不過

如此顯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但得道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忠信進德修辭

立誠所謂居業修立在大臨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

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

欽定四庫全書

聖人也朱光庭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顯蘇季明當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无益實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顯學者必知所以修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之顯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何也只為不至而未至之也顯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之則自无事可奪入闕錄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緣知至則使意識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絢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逐終之一无逐字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識而不食鳥啄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始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入闕錄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釋○朱子語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德者得之于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理行出來



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淵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欽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則是進德處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銖忠信是實心之所發輝忠信進德便是意識處至如惡惡真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无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執禦此段先生親筆也道夫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是外面有端緒者鍾震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修業必大竊疑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修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人多于語言上便不忠信不忠信首先是言語因言忠信進德便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真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修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必大修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也輝夏淵問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且如胡

說脫空誠意如何立說話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王過問立誠不就制行工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之不誠處多就言語上也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其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猶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泳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荅鞏豐夏淵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修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室未

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蓋卿佐問進德修業進德只  
 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先生曰未要去理會  
 修字居字且須去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佐對云德  
 者恐是本于內而言業者見于外而言先生曰內外字  
 近之德者得之于心者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  
 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必真箇是得之  
 于吾心而後見于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  
 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事不誠實如木之有根其  
 生不已蕭佐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熹嘗說是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  
 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  
 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  
 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  
 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

甌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  
 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夔孫九三雖曰聖  
 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  
 无餘緼矣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緼于心者所以見于  
 事也修于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  
 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  
 信與朋友交而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  
 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饑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  
 則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  
 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自新而巳居者一定而不易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課程也此一段只是  
 說終日乾乾而已易說黃顯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可與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  
 方是工夫是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  
 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  
 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  
 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裏面  
 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  
 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  
 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  
 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无根了如何會進今日  
 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無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  
 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是  
 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  
 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于心業是見  
 之于事進得自是見得意思一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  
 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德之事  
 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一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  
 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

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理可見心肯之義  
 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  
 去為善賀孫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亦被汨沒動  
 盪立不住了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  
 妄語入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答云近之答程洵忠  
 信進德是見箇修辭立誠底道理修辭立誠是行箇忠  
 信進德底道理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  
 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修辭立誠上  
 說蓋是已行到那地分了遂守之而不失知至至之  
 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錢  
 木之銖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  
 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  
 之主于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于行故可與存義如  
 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  
 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  
 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行進到極處

此真實見于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  
 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畧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  
 真箇一一到那上也。錄可與幾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  
 可與立可與權之可不同。知至知終不是言修為先  
 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至誠以進德身  
 則修辭以居業。學蒙劉礪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  
 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于至而  
 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  
 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  
 幾。幾者先知之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者守而  
 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  
 義也。周憫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  
 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  
 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  
 輕。質稔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該可與幾進字

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  
 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箇居字終者只這  
 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  
 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淵進字貼著幾字至字又貼著  
 進字皆是去底字居字貼著存字終字又貼著居字皆  
 是去底字進如日知其所亡是真箇見得道理只管進  
 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是真箇做得到地分上只管  
 日日恁地做遂守而勿失。賀孫知至至之屬忠信進德  
 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  
 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進字貼著幾字至字貼著進字  
 知終終之屬修辭立誠居業底意思蓋已在這裏做硬  
 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  
 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  
 居字貼著存字終字貼著居字。堯問君子進德修業忠  
 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云云曰這忠信二字  
 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

知得真實了知得誠然是如此更懶撲不碎了只欠下  
 手去做在修辭立誠則是真箇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  
 到那真實極至處了修辭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  
 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麼前頭黑泔泔地如何地進  
 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  
 裏无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  
 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諸身而誠  
 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是易中所  
 謂忠信非言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休待它時看  
 而今止是這忠信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  
 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只是工夫之一  
 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來也是一  
 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又問忠信進德  
 止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  
 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  
 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者某人

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熹不見  
 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它是聖人事它這裏又  
 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  
 聖人事九二曰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  
 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總學言外卦以時位言  
 此却定曰然獨忠信修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  
 道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頗  
 密无藏恣之間隙忠信便是著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  
 進步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  
 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  
 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知乃行  
 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  
 而期至於所歸宿地也知而行而行而不知者交相警發而  
 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閒哉九三雖  
 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

源幾無餘縕矣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縕于心者所以見于事也修于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問乾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僣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文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處節次也林間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先生曰這處人都作兩截家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須是着力行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寓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全在著力守之負孫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熹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于事之意

易說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砥問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辭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間健者便是人之乾又曰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更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注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此二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淵道夫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終屬致



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其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无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无一言之不實所以業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道夫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答方士錄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則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无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无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无一毫之偽德方日新矣又問修辭无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无頃刻不相似熹本義說是於事者又曰

知崇禮卑亦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進謂日見其進居謂常而不厭倘纂註時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德何以進馮氏椅曰此言進德修業忠信辭誠知至知終以明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實也君德著於二君位尊於五自三以往无非養其德業之日而在上下之間處之尤難進修惕厲求无過以合於道可也接上卦故可以進終下卦故可以居李氏舜臣曰知至至之勉於進德蓋能救時幾者故居上位而不驕知終終之安於居業蓋能守義分者故在下位而不憂也

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

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音

訓上陸氏曰如字王肅時掌反離陸力集解程子曰或智反欲及時也晁氏曰鄭无欲也二字躍或處上

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恒胡登反○朱子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附錄** 朱子語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也 位亦无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進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答方士繇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之日也淵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學蒙問時與位古易无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雖設時與位亦有无時位可說者

**纂註**

張氏曰上與進釋躍義下與退釋在淵義无常无恒釋或義非為邪非離羣釋无咎義○真氏曰乾卦皆聖人事而九三九四皆以進德修業為言蓋德不進則退業不修則壞故堯兢兢舜業業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日不食凡以此也然則學者奈何其不自力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音訓燥陸蘇早先皂二切作陸集

○如字鄭云起也馬融作起

解程子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人云人物

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  
 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  
 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  
 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  
 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朱子曰  
 作起也物猶人也觀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  
 本乎地者謂植物各從其類聖人附錄程子曰雲  
 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  
 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  
 足怪虎行處風自生入關錄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  
 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  
 之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  
 重濁也大臨○朱子語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  
 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无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  
 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箇龍虎必生風

致雲也個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  
 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  
 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此本康節說錄夫子於  
 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觀字分明是解見  
 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觀便是人見之必大又  
 曰文言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觀解利  
 見大人只言天下利見  
 纂註 張子曰本乎天者親上一  
 夫大德之君也道夫 章止為飛龍在天而發龍  
 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乎上者却上去本乎  
 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  
 也○蔡氏曰水濕風虎皆陰類也火燥雲龍皆陽類也  
 陰而從陰陽而從陽必然之理也○雙湖先生曰夫子  
 之贊乾九五後乎有若之贊夫子曰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正相似只是譬喻作義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  
 理說恐不是說象數也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

悔也集解

程子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

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中象傳之意

附錄

朱子語問王弼說初上无

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爵祿之位非陰陽之

位此說極好學蒙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抵各就它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程傳第二節言乾

之用第三節言乾之時第四節言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淵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

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

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贊詠發明

以示人耳錄問乾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節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

示教曰大意只是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這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之類賀孫文言上不

必大故求道理看來纂註楊氏萬里曰六龍之首故曰只是協韻說將去淵

曰无輔○馮氏椅曰尊於一卦之上而无九五之位極於一卦之上而无初九之民賢人在下位謂九二應五

而不應上蓋位者九五之位民者九五之民賢人者九五之輔過五有亢故應有悔然用靜吉用作凶苟能謹

守靜處不交物涉害雖凶其如予何孔子以動一辭發明爻辭占外之意然則不動則雖亢而悔可无矣○雙

湖先生曰第二節似以德言惟上爻又似說位第三節初似說位二似說時三以上又似說用第四節却全似說

時亦略有分別要之語錄所謂聖人潛龍勿用下也集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說尤得之

解程子曰言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附錄朱子語潛龍勿用陽

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見龍在田時舍也集解程子曰隨

舍去聲○朱子曰言未為時用也纂註馮氏椅曰舍與出舍於郊之終

日乾乾行事也集解程子曰進德修業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集解

程子曰隨時自用也○朱子曰未遽有為姑試其可纂註馮氏椅曰試如書試可

五未遽有為姑試其可○石氏曰審其可進而進以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訓

陸直吏反下同集解程子曰得位而行上之治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音訓之晁氏曰鄭作志集解程子曰窮極而災至也乾元用九天下治

也集解程子曰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

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附錄朱子語問乾元用九天

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纂註

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羣龍无首又別作一樣看潛龍勿用

李氏堯臣曰四德獨舉一元何也亨利貞同出於元如循環然乾道之終則一元復用矣陽氣潛藏集解程子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

註馮氏椅曰孔子釋潛曰隱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集

下曰藏隨事制義无不可也解程子曰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

作而化之○朱子曰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纂註馮氏椅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雙湖

先生曰文謂取下體離位象○楊氏椅曰樂則行

周易會通

空

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終日乾乾與時偕行集解程子

曰隨時而進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集解程子曰離

上位上下革矣○朱子纂註馮氏椅曰即所謂乾道變

復筮上卦革之義也以氣言之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

上四萬二千里為陽位下四萬二千里為陰位冬至之

後陽氣自地下而升凡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一氣

升七千里至春十八候六氣為四萬二千里乃入陽位

變寒為溫乾道之革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集解程子曰正位

德一作德矣○朱子曰天德即天位也亢龍有悔與時

偕極集解程子曰時既極則纂註林氏栗曰此節言上

處時者亦極矣

潛藏四乃革矣革前為躍也二五為中二文明五乃天

矣言德稱其位也三上為終三與時偕行行上偕極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集解程子曰用九之道天之道也

之六爻皆聖人之事子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

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朱子曰剛而能柔天

之法也○此第乾元者始而亨者也集解程子曰又反

四節又申前意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利貞者性情也音訓

○朱子始則必亨理勢然矣利貞者性情也音訓

氏曰鄭集解程子曰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

作情性集解程子曰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

實附錄程子語元本作為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

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

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

周易會通 三三



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大臨性  
 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  
 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絢利貞者性  
 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釋○朱子語利貞者性情  
 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  
 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  
 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  
 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  
 復處二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了方見性情所  
 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砥如樹上開一花結一  
 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到貞處自不  
 用恁地節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  
 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體却在下面用上  
 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  
 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  
 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

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  
 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  
 剥卦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  
 地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直  
 是自然无安排聖人亦只見得此機緘而發明出來耳  
 程傳解四德只就物上說最為明白元者萬物之始亨  
 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得遂字  
 尤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見於外  
 者復是性纂註張子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貞解  
 體必大情利流通之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  
 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  
 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  
 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者  
 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乾始能  
 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音訓能以晁集解

程子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  
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  
大矣哉○朱子曰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  
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朱子語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  
乾也此語說得好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  
故不言利如何先生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矣  
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有不利矣  
利此所以為大也如言利建  
侯利涉大川則言所利矣

**精也集解** 朱子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  
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  
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  
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  
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  
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

之然後有陰陽  
剛柔之別也  
**纂註** 朱子語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  
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  
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  
純粹精一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  
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德解未安銖問乾剛健中正  
或謂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  
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  
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  
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先生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  
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  
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  
陰不能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銖剛健中  
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  
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  
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是柔底一邊熹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  
六

說與它道聖人作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物事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他說  
**纂註** 真氏曰陽剛天德謂純乎天理不雜人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爻發揮旁通情也**

○音訓揮陸氏曰音輝廣雅云動集也王肅云散也亦作輝義取光輝

**解** 朱子曰旁通

**纂註** 蔡氏曰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猶言曲盡 元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純粹精

則不雜數德无一之不備者唯九五當之兼用六 爻以發揮具義者欲旁通以盡夫事物之情耳 **時乘**

**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集解**

程子曰大哉贊乾道之大

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一作日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朱子曰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

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纂註** 李氏舜臣曰孔子三○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釋元亨利貞至此曰

利貞者性情也利之而復歸於貞此乃性情之極處不言所利者何事蓋以天下萬物无一物不蒙其利不可指言也故曰不言所利大矣哉曰大哉乾乎者統乾體而論之也其曰剛健中正純粹精者言乾之性也剛健不息中正无私純粹精而不雜乾之性本自如此以六爻始終進退之序而發揮之然後與世變相接而其情通焉此則言乾之性情見於用者也推乾之用而致之於天下聖人之事也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音訓為行陸下孟反下同見

陸賢 **集解** 程子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遍反 **集解** 後可施于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

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朱子曰成德附錄。朱子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附錄語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道夫問行而未成如何。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纂註。雙湖先生曰德萃之時便是行而未成。陳文蔚纂註。行以在身者言言見之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德成行立固自可以見之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潛隱故其德行雖可見之行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也是以爻辭以勿用言之。○楊氏時曰或勸解易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之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德而未成此一爻耳。反復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

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卦卦義尚多。故某嘗說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音訓辨如字。陸氏曰如

字徐扶**集解**程子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

反反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朱子曰蓋由四者以

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附錄。朱子語問大抵學便踐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

之纂註。徐氏曰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雖我之所固有謀然亦未嘗不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

次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  
六十六

无以會聚眾理而有諸已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眾  
 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矣  
 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匪從容中道之妙故  
 橫渠張氏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  
 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  
 然仁者心之全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同運  
 无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無實亦非固  
 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  
 德龍德正中所以為九二之大人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  
直龍反下同

**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音訓重陸  
**集解**  
 程子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  
 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  
 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  
**纂註**  
楊氏曰  
 所以能泰也○朱子曰重剛為陽爻陽位

亢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惟二  
 五得中得正故有利見之吉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  
**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

**咎集解**  
程子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  
 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  
 耳所以无咎也○朱子九四非重剛重  
**纂註**  
蔡氏曰重  
 字疑衍在人為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也以六爻之卦言之則三四居中以重剛三爻之卦言  
 之則二五為中三四非中矣○蘭氏居逼近之地使其  
 彰灼自顯安能免咎言其進退疑慮不輕所發所以无  
 咎○都氏曰聖人以人為徒不能无憂疑也然憂其所  
 當憂乃卒於无憂疑其所當疑乃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

況于鬼神乎○音訓夫陸音符先陸悉薦反後陸胡豆反集解程子曰大人與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朱子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

之人與天地鬼神本元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枯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

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統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

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及夫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元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附錄程子語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絢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大臨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游氏拾遺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

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朱子語問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

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家間常養鷄時舉時為兒童日候其雛

之出見它母雖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是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

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時舉不先天而聞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

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

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釐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

次是曰章全書  
周易會通  
突



之若耕獲蓄畝之類耳雨先天文而意不同先天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與張欽夫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熹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錄謨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一則動氣也孔子後天而奉天時氣一則動志也如何曰先天而天弗違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志一動氣氣一動志皆借孟子之言而形

容天地感謨纂註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馮氏椅格之意謨纂註曰九五八卦之主故文言兼一卦之象先天者謂乾下先乾上之天也後天者謂乾上後乾下之天也德合天地者初上卑高以陳也明合日月者二五中正坎離之位也序合四時者六位之序也吉凶合鬼神者爻之當與不當也○雙湖先生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者以形氣言也而其所以為明德序吉

凶者以道言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  
 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陸息浪反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音訓其唯聖人乎陸氏曰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

集解程子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

於亢也。○朱子曰：知其理勢如此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其卒自應之也。○此第六附錄。朱子語乾卦有節復申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之意。

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有自改得。恁地辭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賀孫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文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元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一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蓋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之上，上位已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到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

測躍利乎行而未至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上，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天運中无一時閒吉凶悔吝，一息不能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哀將去，聖人只隨它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却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却將那道理處之。陳淳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文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无淺深也。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无淺深也。

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眾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積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修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蓋甚明而亦但知循理而不恤其它也九五則以天德君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无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邪今橫渠專以聖人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為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騁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鈎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模寫以合於經而謂經之為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

溥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修業為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修為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至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无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无固必耳亦不為信乎於人而後纂註易氏曰進退存亡在我者也得喪可躍也答人傑纂註則效之見於彼者也○雙湖先生曰過猶不及皆非中四爻比故表出之○馮氏椅曰孔子於初上之潛亢曰之為言以其為本末而表出之也又曰始設問而卒自應之一說以前其唯聖人乎至此為申問用九之言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无得喪矣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天下之理未有進而无退存而无亡者唯處之得其正斯无悔矣本爻窮上及下則退矣九變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正者貞也元亨利貞配上九也易於前无言君子通



上下言之也次言大人以德位言之也孔子至此再三感嘆而歸之聖人蓋非有聖人力量地位不能處此也



周易會通卷一

Main body of th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containing the main text and smaller annotations.



總校官編

修臣吳裕德

江南道御史臣劉坤

校對生員臣劉堅

類別  
編號 84733 ★  
冊數 4  
售價 30.00  
274 20元